

Wo Cong KangQiang DaZhang ZouGuoLai

我从扛枪打仗走过来

八十七岁自述

季鸿◎著



我从扛枪打仗走过来

——八十七岁自述

季 鸿◎著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从扛枪打仗走过来：八十七岁自述 / 季鸿著. —上海：文汇出版社，2009. 10

ISBN 978 - 7 - 80741 - 697 - 5

I. 我… II. 季… III. 季鸿—自传 IV. 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73961 号

我从扛枪打仗走过来

著 者 / 季 鸿

责任编辑 / 甘 棠

封面装帧 / 周夏萍 颜圣婕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刷 / 上海译文印刷厂

版 次 /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200 千

印 张 / 9.25

印 数 / 1—3 000

ISBN 978 - 7 - 80741 - 697 - 5

定 价 / 30.00 元

导 言

半夜醒来，卧听窗外的风声雨声，我终于拧开灯，坐起来，回忆往事，并把它原原本本地写下来，留给我的子孙后代和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。

我用笔杆子总结我的枪杆子生涯，也是老年一乐。

二〇〇八年夏日

目 录

- 一、我的身世 / 1
- 二、从此，我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/ 8
- 三、荣获政治生命——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/ 12
- 四、“大仙”的真面目 / 14
- 五、我成了游击队队长 / 16
- 六、进党员训练班 / 22
- 七、留在省委机关工作出我意料 / 24
- 八、在定东南区工委工作 / 29
- 九、跨进一九四〇年 / 37
- 十、皖南事变后 / 43
- 十一、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/ 51
- 十二、我任无为县总队作战参谋 / 63
- 十三、日本投降后的形势 / 68
- 十四、撤出皖江地区 / 71
- 十五、北上山东，首战枣庄 / 77
- 十六、第二次婚姻 / 85
- 十七、解放战争时期的初战——朝阳集战斗 / 87
- 十八、泗洲战斗 / 89

- 十九、短期休整 / 92
- 二十、保卫两淮 / 94
- 二十一、涟水城南阻击战 / 98
- 二十二、寻歼敌五军于莱芜城 / 106
- 二十三、泰(安)蒙(阴)战役 / 108
- 二十四、孟良崮战役 / 110
- 二十五、与敌周旋,寻机歼敌 / 115
- 二十六、南麻、临朐之战 / 118
- 二十七、郟城南阻击,重创敌整五师 / 121
- 二十八、挺进豫皖苏,开创中原解放区 / 128
- 二十九、三查三整,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/ 131
- 三十、兰封战斗 / 133
- 三十一、濮阳休整,完成新式整军运动 / 136
- 三十二、豫东战役中的十七师 / 143
- 三十三、开封战役 / 145
- 三十四、激战何旗屯,敌十六旅就歼 / 150
- 三十五、济宁休整 / 154
- 三十六、参加打援集团,保证攻克济南 / 157
- 三十七、淮海战役 / 160
- 三十八、渡江战役 / 177
- 三十九、南京警备、大别山剿匪,入闽筑路 / 187
- 四十、奉调空军 / 194
- 四十一、抗美援朝时期 / 199
- 四十二、在沈阳空军期间 / 212
- 四十三、驻军无锡硕放机场时期 / 222
- 四十四、执行掩护闽北海军基地任务 / 227

- 四十五、整风反右 / 233
- 四十六、大跃进,人民公社的年代 / 239
- 四十七、福州轮战(一九五九年二月) / 246
- 四十八、新的任命 / 251
- 四十九、钢厂军管 / 258
- 五十、一九八三年的离休 / 263
- 五十一、离休之后 / 266
- 五十二、贤妻党云芳 / 277

一、我的身世

不管谁来到世界，都不能选择何时何地什么样的家庭环境，但后来要走的道路却是由自己选择的，认准的。

一九二二年二月（农历正月初九），我出生在安徽省无为县仓头镇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。

父亲季占春，原名季永奎，半农半商（小商），是个思想开朗、生性闲静、无政治派别、深得乡人称赞的厚道人。

母亲陈氏，解放后取名为陈维国，是位善持家务、刻苦勤劳的农家女。她个性倔强，为人正直，常以“二十四孝”、“岳飞精忠报国”之类的故事教育我们。

父母共有三子一女，我居长。家有田地十余亩，经商本钱约三百银元。经济收入年有稍许结余。一九三一年水灾后，家境略有下降。一九三六年的火灾损失惨重。一九三七年“七七事变”后又遭兵灾战祸，如此连遭不幸，经商本钱耗尽，还欠债三百余元，仅存田地的收入勉强度日。解放后家庭成份定为中农。

我六岁开蒙，从叔父季永铎读私塾。九岁那年春天，洪水成灾，停学。灾年颗粒无收，靠变卖什杂等家当糊口，困难尤甚。值此灾荒之年，我深知家中的困难，便自动去捞取水中漂浮的柴草，拔割田头地边的蒿草等供家中烧饭之用；还去放牧耕牛，学会插秧割稻，帮助大人劳动。因此博得父母欢欣和邻人的赞扬，自己亦因能给困难之家予以帮助而感到高兴和欣慰。

十一岁那年我复学。半年后，在老师外出时，我和同学们将课桌按高（一桌）中（二桌）低（三桌）上下排列，将两只便桶吊在屋梁上作为宫灯，我自称皇上，独坐最高层，其他同学分任文臣武将，站立在中、低层的桌上。闹腾后，拆桌尚未完成，被老师回来发现，了解到是我出的馊主意，遭打最重，头被打破。我逃学到外祖父家，放牧耕牛，参加农活劳动半年后，另择私塾就读。我断断续续上了五年私塾，迫切想往进县城洋学堂读书。

十四岁那年春，因母亲认为上学堂读书花费大（每学期约三十元），不同意我就读。我瞒着家人在船工的帮助下躲在父亲和亲戚共同租用的货船舱中，船至距家四十余里的一镇上被父亲发现，在亲戚们的帮助下才未被赶下船，随行便到了南京、无锡。因货价低，未出售，决定南去浙江。时已五月末，一胡姓亲戚携我经南京返家。不料村上已遭火灾，使有百户人家的村庄成了一片废墟。我家是损失最大者之一，百物无存，心痛至极。为重建家园，我劝慰母亲，信告父亲，忍痛折本出售货物。如此一劫再劫，家境更为困难了。但我上学堂读书的愿望仍很迫切。父母在我的哀求下借贷让我进县城洋学堂。当年暑期考入县立夫子庙小学。入学后，读书比过去用功，由于家境不如以前，我常为能否继续读下去而忧心忡忡。今天来看，内心有磨难不是坏事。因为苦难才是最好的老师。

我自幼爱听岳传和侠义小说。当我能看书的时候即沉溺于

这类小说中。岳飞的精忠报国,《水浒传》上的英雄,以及反贪官、杀富济贫而流芳后世的行为,我甚为景仰。在距家百公尺的社后井(通往县城大道上的小村镇)常见带着刑具的人被押解上县城。在城里我也见过由囚牢中绑赴刑场而被枪决的人。有人说是共产党,有人说是土匪。我钦佩其中那些从容不惧在高呼“共产党万岁”口号中而倒下的英雄。我为他们的死感到痛心。从见闻中得知,有些被枪决的或者被追捕中的共产党人,都是正直有为的人。于是我也把他们当作书上的英雄侠客而景仰,而崇敬。

在县城上学见闻广,我更多地了解到自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来,日寇对中国贪得无厌的侵略事实,加深了对日寇的仇恨。同时在城内读书的一年半中,我经历了两个历史事变:“西安事变”与“七七事变”。“西安事变”时师生中有人常谈论它的始末缘由。当时在校承包伙食的杨其财同志是共产党员,但当时我并不知他的政治面目,是后来在新四军七师与他相遇时才晓得的。他的厨房成了我们这些“坏”学生漫谈的场所。在议论中,常得到他的侧面启示,使我了解到“西安事变”时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。因此对国民党“攘外必先安内”,置国家危亡而不顾的举动产生了不满,而对共产党则有了景仰之情。“七七事变”后,校方当局说服学生安心读书,我自己亦希望能多读点书,故勉强在校继续攻读。我是一边读书,一边参加街头抗日宣传,直到南京沦陷敌手,内地混乱,学校无法再维持下去而停课。同学们各自回家,就这样我离开了县城回到乡下家中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,日寇蓄意挑起了芦沟桥事变,铁蹄踏入华北大地。其时,我在无为县城稻生楼学校读书。我唯恐战事扩大,不能继续学业,真诚期盼着战争尽快停止。七月下旬暑假回到家中,不久耳闻日寇进攻上海,八月下旬得知学校继续开

课，我高兴地到校报到。人们都以焦急的心情谈论战事。由于战火日渐扩大，江南跑反到江北的人逐日增多，县城官家、富商亦开始向内地搬迁。当时各学校的师生纷纷走上街头，宣传抗日救国。战事的发展越发严重起来，上海陷落，南京告急。到十一月，学校被迫停课。人们终日惶惶难安。上海四行仓库坚守的八百壮士，英勇壮举，振奋人心，激励、鼓舞着人们抗日救国热忱。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来到无为县城，他们以标语、漫画、演讲、活报剧等方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。活报剧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给我的影响很大。乡下人虽也谈论战事，但气氛远不及县城里紧张，小学仍在上课。从县城来到乡下的一位老师为了生计，办起了一个初中语文补习班。我为多读点书，参加了该班。此后不久，芜湖、合肥等城镇相继陷落，战火烧到我家门口了！川军的杨森部队，在运漕、仓头、黄雒河等镇上一带构筑阵地工事以抗击日寇的进攻。我家距黄雒河镇、仓头镇各三公里，位居其间。我的村上驻有一营川军部队。在村外的坟地、河堤上构筑了工事。黄雒河镇的川军在与日寇激战两天后即向县城方向撤走了。我的家乡即陷入敌手。占领黄雒河镇的日寇接连几天下乡扫荡、烧杀、掳掠、奸淫。眼看村上的一个比我大两岁的青年，为躲开敌人向村东的圩田逃跑时，被日寇发现，举枪将其击毙。我利用坟头的遮掩，未被发现，幸免于难。目睹这一惨状，我深感当亡国奴的悲惨，激起了我要保卫国家，投身抗日的决心。

占领黄雒河镇的日寇，不多久又撤走了。是时，地主、帮会武装四起。仓头镇的联保主任（类似乡镇长）、地主、青红帮头子朱梦梅，以青红帮、地痞、流氓为骨干，组成了一支三百余人的队伍，归国民党无为县政府管辖。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，公开向人民群众派粮派款，夜间四出活动，干着抢劫、强奸民女，下票勒索钱财的勾当。事实上他们比土匪更坏，既公开派粮派款，又夜出

抢劫,弄得人民群众日夜难安。当时,我父亲手中只有两块银元,藉以做为本钱,搞了个小杂货挑子。就我们这样境况的人家,也不能幸免被下票,勒索交钱(粮)。除了常年以乞讨为生者,没有不被派粮派款下票的。交不起者,只好四处躲藏。当此国难临头,他们不思报国,反而坑害人民。这帮民族败类,人民群众对其切齿痛恨之极,然而又无可奈何。

战争形势的发展,打破了我幻想战事早日平息和继续读书的渴望,日寇的暴行激起了我从军报国的决心。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”。我决心投身于抗日的洪流。当我将决心禀告父母时,他们百般阻拦。说什么在这兵荒马乱之年,做儿女的应守候在父母身边,以尽孝道,不能将老人留在家不管而远离家门。我则以“岳母刺字”的故事奉劝他们,说国亡家必破,保国即是卫家,只能是先尽忠后尽孝,说自己走后,家中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,大弟已十二岁、妹妹已十四岁,都可帮助做些农活、家务。如果像我这样的青年人都不去打日寇那就没人能去了!不能只顾家不顾国,应是先国后家,这样保了国又保了家,才是忠孝两全的大好事,否则必将成为不忠不孝之人。老人们最后使出给我完婚之计,我明白这是试图以妻子来拖住我,表示坚决反对,而且父母还和我前妻之父母一起竭力劝阻我。最后,答应结婚后,过些日子就让我走。说女孩子长成到十六岁的大姑娘,在兵荒马乱之年,容易引起是非。为使她的身心免受摧残,保住贞操,我同意了。但我从军的决心是绝不会动摇的!我们匆匆举行了极为简单的婚礼。三天一过,我即提出走,老人还是以种种理由要我再过些日子,事实是拖延时间,以期达到软化我当兵的决心。老人的用心可谓良苦。我刚结婚的妻子许成芳是个纯朴善良稍识几个字的农村姑娘。她顺从父母的意志,同意和我结婚。她出于出嫁从夫的思想,几个夜晚含着热泪劝阻我,要我不要丢

下她而远去从军。我的心确也有所动，不是不去当兵，而是考虑带她同去。那时不知部队也吸收女兵，认为女的当兵是行不通的。她读过两年书，略懂得些道理，也耳闻过一些日寇奸淫烧杀的暴行。我即启发激励她的民族仇恨心，和她说：我们的家乡已沦入敌手，随时都可能遭受日寇的暴行，不能坐以待毙，应拿起武器来和日寇拼个你死我活；只要全国同胞都能同仇敌忾，终究会打败日寇的，那时我们就能团聚一堂，安居乐业了。

我终于得到她的同意和支持，和我一起做老人的工作。

从禀报父母去当兵到结婚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亦是我思考和寻找投奔何处之时。那时国民党部队已退至武汉一带，本省境内除地方保安团外，就是当时兴起的地主等各种杂牌武装，保安部队不是我理想的去处，地主等杂牌队伍是我最厌恶和痛恨的。曾想到过我有几个族人叔父在国民党军中任高级军官，亦考虑过投奔他们去。但他们都远在他省，不知其具体地址。我想当兵打日寇，只要找到积极抗日的队伍，到那儿都一样。时势造英雄嘛！

抗日打鬼子，死则是为国捐躯，不死则可能被铸造成一个有用之才。八百壮士是榜样。他们在我的心目中是崇高而伟大的。在这期间传来了延安是抗日的圣地，八路军、新四军是坚决抗日的队伍，武汉有八路军办事处的消息，于是我相约同学张能甫（后来他参加新四军，任排长时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）同去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。

他告诉我说，他的村子对河村上的胡治平是共产党，可以帮助愿意抗日的人去延安。我俩随即过河去找胡。不巧，他外出，没见着。过不几天，得知距我家约二十华里的石涧埠镇来了新四军，我就带着换洗衣服，在成芳妻的表兄陪同下到石涧镇投军去。在镇南的村边见有哨兵，向他说明来意，他指我去到连

部。指导员问明我的来历、出身后，说我年龄小，个子不高（那时我大概仅有一米六〇），部队多是夜晚行军打仗，怕吃不下这种苦，劝我暂时回家，再过一年后来当兵。

就这样，我高兴而来，扫兴而归。但新四军给我留下了极好印象，纪律严明，买卖公平，不滋事，不扰民。更叫我崇敬的是，国民党军后退，新四军却毅然向敌后开进，给敌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，人民感到有靠山，国家有希望，更坚信了我投奔共产党，参加新四军的决心。

初次参军被拒绝，在家中整日闷闷不乐，心神不安。和妻子成芳同去圩里冯村她家，整天想的说的都是当兵打日寇的事，像着了迷似的。她的父母眼看我志向已定，无法阻拦，想为我寻个在本地干活的去处。她家隔墙的王二妈的弟弟宋沛生是共产党，过去坐过大牢，受过苦刑。现在在做宣传抗日打鬼子的工作，问我愿去不？若愿意就托他带着我一起干。我听说宋是共产党，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。

说来也巧，宋沛生、胡德荣（后知胡是无为县委书记，宋是县委组织部长）来到王二妈家，王二妈向他俩介绍了我的情况，他们叫我去，听我表述了不愿当亡国奴、参加抗日救国的决心，即向我说明他们现在进行抗日救国的意义、作用，说只要我不怕苦、不怕累就带着我一起干，并说今后还可回家看看。我非常高兴地说愿跟他们干。次日即随他们去，我高兴极了，一夜没睡着。兴奋嘛！

成芳和其父母也很高兴，因为我不远离他们，还可回家看看。次日吃罢早饭后，脚穿草鞋，高高兴兴地跟随胡、宋上路了。成芳妻和其父母都面带笑容，含着泪水送我到村头，望着我上路，我亦不时回头看看她们，直到看不见时，我才径直地迈步向前进。

二、从此，我踏上了革命的征途

这是一九三八年二月间的一个晴朗的日子。一路上，胡、宋说了不少鼓励我的话。从此，我踏上了革命的征途。

胡德荣同志任无为县委书记，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无为县政府政训处的指导员，宣传抗日救亡，动员群众是他的本职工作。当然发展共产党的工作更是他责无旁贷的事。

我自圩里冯村告别成芳妻及其父母后，就跟随胡到处跑，由无为东乡到西乡，走东村到西村。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跑过几十个村庄，几乎天天在跑路，晚上开会（群众会议有大有小）宣传抗日，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工作。我双脚磨出血泡，也不叫苦叫累，精神振奋，斗志昂扬。高高兴兴地叫干啥就干啥，很听话，守纪律。胡有只小藤篮，让我提着，叫我不打开看，我提了一个多月也没打开过。有一天，胡对我说可以打开看看里面的材料。原来里面是几本油印的《党的建设》，我拿起一本，一口气地看完了一遍。以后又反复

看过几次。这时，我以为跟着共产党人在一起干工作，自己也就是共产党人了，所以就特别高兴，工作更积极主动，真是路过家门也不入，好几次距家仅一两华里也没去家中看看。有一次，胡决定去黄雒镇召开群众大会，路过我家，胡叫我回家看看。开始我表示不想回去，胡一再劝我回家，让我动员村上的群众次日上午赶到镇上参加大会即可，说回家看看老人也是任务，动员群众更是任务，并叫宋立群同志陪同我。我天黑后到家，家里人都很高兴，正好这天成芳妻从娘家回来了，忙着给我们搞晚饭吃，安排住宿。我的婶母、姑母、表姐弟等知道我到家都来看我。我告诉他们明日早饭后去黄雒镇参加群众大会，还托他们转告村上所有人去开会。这是我参加工作两个多月后第一次回家，是与新婚妻子别后第一次重见。人是有情的，夫妻相见自然很欢乐。与妻一起的三四个小时里，我们只顾互诉别后思念之情，顾不上睡觉，这一夜几乎未眠。

次日，天刚亮我即起床，吃罢早饭就和妻子、小姑母、表姐弟等匆匆上路赶去镇上。散会后我和妻子成芳等家人话别，叮嘱他们参加抗敌协会工作。

跟随胡的最初几个月里，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召集人开会、唱歌。其实我是不善唱歌的，更羞于在大庭广众前唱歌。胡鼓励我说，唱抗战歌曲就是宣传、动员抗日。我鼓起勇气唱，主要是唱流亡进行曲。我唱着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……”有些听众还流下热泪。胡德荣说，唱这样的歌就能鼓动起人民群众对敌人的仇恨。后来我就习惯了。每次开会，首先胡即宣布，让我们的小朋友先给大家唱支歌。我就放开嗓子唱，而且还有种自我欣慰之感，觉得自己在做抗日救亡工作。胡等老同志呼我为小朋友，我那时刚满十六岁，身高仅一米六，把我当小孩子看也当小孩子加以照顾。好长一段时间，小朋友成了我的

名字。

在直接跟着胡德荣同志的近两个月的过程中，我受教育不浅。他每次在大小会议上的讲话，都给我以教育，使我懂得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重大意义，以及如何发动群众。此外，胡还经常对我进行个别教育，向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，讲无神论，不信鬼神，穷苦人要靠自己起来救自己的道理。当时我迫切要求进步，接受进步思想也快，很激进，认为自己在为抗日救国工作，为穷人的翻身解放献身，感到自豪和无尚光荣。

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，信鬼神就不是共产党人。为了检验自己是不是已不信鬼神了，有意在夜间独个走过坟塚地。一次出差到县城，时已下午五时许，得返回仓头镇，要走三四个小时，天黑后方能到达。仓头镇西三华里处有块很大的坟地，有几百个大小不一的坟塚，还有几十个露在地面的棺柩。儿时，常听大人们说，这块坟地夜间常有鬼怪出现。我下定决心，天黑也要返回仓头镇。在我到这块坟地时天早已大黑了，自己却大着胆子往前走，还有意东张西望，看看会不会见到鬼怪，鬼怪是个什么样子。虽然没有见到什么鬼，由于夜深人静，感到有一股阴森逼人之气，头发几乎竖起来了，我加快步子，头也不回地急步向前。到了仓头镇已是满头大汗。经过这次自我考验，以后又多次独个夜间路过坟地，就不再有什么阴气逼人之感了。这个时候思想激进得很，为共产主义、为穷人解放，不怕苦、不怕死，大义灭亲等都接受，并都想寻找机会去一试。这说明自己为革命的意志和决心，但也说明此时自己还非常幼稚。

我走了很多村镇，在那里活动，结识了不少青年。其中有不少人都先后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，成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战士。有的在地方，有的到了部队。陈力生、宋立群、宋定中